

# 卖儿三部曲

冰层下 ~~冷漠~~ 卖儿顺水漂去，  
听不到一声卖儿痛楚地叹息。  
既然得不到一束灿烂的阳光，  
又怎样迎接生命中绚烂的朝霞？！

现实中没有波浪，  
可怎么浴血搏杀？  
前程呵又远不可窥，  
又怎么把希望托寄？

卖儿精神上唯一的安慰，  
便是沉缅于甜蜜的记忆。  
让那痛苦和欢欣的眼泪，  
再次将淡去的往事托起。

既不是春潮中追逐的花蕊，  
也不是骄阳下恬静的安息。  
既不是初春里寒风吹

《峭》

也不是仲夏的绿水涟漪。

而是大自然缠上白色的绷带，  
 流着鲜血的伤口刚缝合，  
 地也不再有新绿不定的枝叶，  
 天上也不再挖黑情缠绵的寒雨

它是怎样猛烈地弹跃呵  
 它不失去自由的呼吸，  
 它是怎样疯狂地反扑呵，  
 它不失去儿子的利益。

虽然每次反扑总是失败，  
 虽然每次弹跃总是碰壁。  
 然而勇敢的鱼儿并不死心，  
 还在积蓄力量依最后的努力。

终于寻到了薄弱环节

好巧弓起腰为弹上去，  
低垂的尾首及足跃展，  
那么靈活又那样有力！

一束淡红的阳光投到水里，  
轻的抚摸着鱼儿带血的双鳍。  
“孩子呵这是今年最后一面，  
下次相会怕要到明年的春季。”

鱼儿迎着阳光愉快地欢跃着，  
不时露出水面自由地呼吸，  
鲜红的血染透进缓流的流水，  
顿时乍做疆场上飘动的红旗。

突然，一阵剧烈地疼痛，  
使鱼儿昏迷，沉向水底，  
我以鱼儿呵，你已年暮，  
怎能就这样结束一生？！

不要再沉了，不要再沉了，  
我儿心呵，在低声地啼语……  
……终于，鱼儿苏醒过来了，  
又拼命向着阳光游去。

当它再一次把头露出水面，  
这时鱼儿已经竭尽全力。  
冰冷的水层<sup>也</sup>无声地涌动，  
波动的水声已化作<sup>了</sup>微弱的<sup>呼</sup>气。

“永不畏惧冷暗的水层，  
绝不俯仰寒冬的呼吸”  
说罢，便扎向水底  
头也不回地向前游去……

<sup>在</sup>冰层下<sup>冷</sup>漠<sup>的</sup>鱼儿顺水漂去，  
听不到一声鱼儿痛苦地叹息，

既能得不到一束灿烂的阳光，  
又何必迎送生命中绚烂的朝夕！

< = >

趁着夜色，凿开了冰洞，  
渔夫匆忙地设下了网绳。  
堆放于岸边的食品如烟丝，  
腰肢中等待着兰色的黎明。

在什么愚垂以星斗像眼泪一样晶莹？  
难道黑暗之中也有真挚的友情？  
但在什么还及等到鱼儿得到暗示，  
黎明的手指就摘落了满天慌乱的寒星

一束跃眼以灿烂阳光，  
是 醒得鱼儿睁不开眼睛，  
暖化以冰层下冻结的夜梦，  
慈爱地将沉睡以鱼儿唤醒。

我的孩子呵，可还认识我？  
 可还叫得开我的姓名？  
 可还在寻找命运的神喻？  
 可仍然追求自由与光明？”

鱼儿听到了阳光的问候，  
 睁开了迷惘失神的眼瞳，  
 试着摆动麻木的尾翼，  
 双鳍不时拍拂着前胸，

“自由以阳光，真实地告诉我，  
 这是否是希望以春天探临？  
 岸边可放下难吃的鱼饵？  
 天空可已有归燕以行踪？”

沉默呵沉默，可怕以沉默，  
 得不到一丝一毫的回声，

鱼儿的心可突然颤抖了，  
它听到树枝在嘶喊着苦痛。

警觉催促它立即前行，  
但鱼儿知道这一线光明的，  
它还想借助这缕阳光，  
看清楚自己渺茫的前程。……

当鱼儿完全失去希望，  
才看清了岸边狰狞的网绳，  
“春天在那儿呵”它含着眼泪，  
重又开始了冰层下的旅程。

像丈夫咀嚼食品那样，  
阳光撕破了贪婪的网绳。  
只有烟丝腾起的云雾之中，  
丈夫做着丰收的美梦。

三

甦醒的春天终于盼来了，  
 阳光的利剑显示了威力。  
 无情地割裂冰封的河面。  
 冰块在河床里挣扎撞击。

冰层下睡了一冬的水蟒；  
 刚露头又在巢缩回河底。  
 某称及前续歌手的青蛙，  
 也吓得匆忙向何方逃匿。

我以真心，我以真心河，  
 你死哪里，你死哪里？  
 你死了一冬，就是死了，  
 也<sup>该</sup>该<sup>该</sup>该<sup>该</sup>来你的尸体！

真的，真心真的死了，



眼睛象是冷漠的月亮  
 刚才微之蠕动的眼皮  
 现在象平静<sup>下气</sup>的波浪，

是因无它五年差，性格又<sup>3</sup>倔强，  
 他对于自由与阳光的热切渴望，  
 使得它不顾一切地跃开了水面，  
 但却高<sup>3</sup>兴已将角落的水块止。

鱼儿临死前在水块上拼命挣扎着，  
 太阳急忙在云层后收起光芒——  
 是它不忍心看到她的孩子，  
 年差的鱼儿竟是如此下场。

鱼儿却充满献身的欲望：  
 “太阳，我是你的儿子，  
 快之抽出你的利剑呵，  
 我愿和冰块一同消亡”

真的，真心真的死了，  
 眼睛象是冷漠的月亮，  
 刚才微<sup>下</sup>动的腮壳  
 现在象平静的波浪。

一阵又一阵软春的绿叶，  
 无火自落，给<sup>下</sup>之扬<sup>下</sup>，  
 和着泪滴一样的细雨  
 把真心以尸体情<sup>下</sup>埋葬。

是一堆锋芒毕露的尖骨，  
 还是一堆丰富的精神矿立，  
 我以灵魂<sup>下</sup>绿色的坟墓，  
 可会引人深思和遐想……

当着冰块已消亡，

河水也不再动荡，  
草丛里蹦来青蛙，  
河水中游出水鳞，

水鳞吃饱了，静之听着，  
青蛙动人的魅声在唱，  
水鳞同情地流下了眼泪，  
当青蛙唱到鱼儿的死亡。

67底-68初，  
79年改。